

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，美女老板跳脚，国企的下岗书记“临危受命”。他拿着老板的钱，握着工人的手，听着大学教授的话，看着当地官员的脸。尖锐的劳资矛盾背后是阶层的动态调整，是社会中坚力量的艰难崛起……

曹征路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问苍茫

曹征路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苍茫/曹征路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6881-4

I. 问… II. 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6995 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 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问苍茫

曹征路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9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2

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6881-4 定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柳叶叶运气好，工位面对着窗户。每天都可以偷闲朝外看几眼，一抬眼皮就能看，主管也注意不到，她还一次都没被抓住过呢，这让她好开心。

其实外面有什么？没有海，也没有像样的商厦，但外面有天，有时候还有白云。这边的白云和老家的不一样，是那种混沌沌结不成团的白云，烂棉絮一样稀稀拉拉。有时候她还能看到低低盘旋的大飞机，发出隆隆的震响。在晚间，还能看清飞机上一排排的窗户，和尾巴上一闪一闪的星光，提醒她别忘了如今自己也住在大城市里，离现代化很近很近。有一回大家拉话最想做的一件事，有人想吃一碗米粉炸肉，有人想美美地睡两天，当时她脱口就说想坐一回飞机。她们都笑她不着调，癞蛤蟆要舔天鹅脚背呢，可她自己觉得飞机并不遥远，天天都在身边，就在半腰间，好像一步就能骑上去。人和人，真的不一样。

那天的台风就是这样被她看到的。在窗子里看，像一个红毛鬼。从前她以为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，特别特别大的风。其实不是。台风是有颜色的，起初是黄色，明黄，接着整个天都红了，是那种红砖一样的混浊的红，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明亮。但很快就黑下来，黑得怕人。大中午的马路对面的楼房忽然就不见了。再紧跟着，是雨。雨是横着扫过来的，直接扫在她脸

上。开头还带着点温热，有点臭，是一股子臭鸡蛋味。风向是旋的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雨就像淋喷头打摆子一样的调皮。但转眼就变了，变成了海浪一样扑进窗里，于是一片尖叫，工房里一下子全都是水。天一下就黑了。把窗子关了，才看清楚那个雨是横着扑过来，砸在玻璃上轰轰地响，吓死人。

这场台风憋得太久，收音机天天说来，就是不来。空气臭得很，到处是汗酸味，黏糊糊的。大家都等着刮台风，说是台风一刮，衣就干了。每天宿舍里都有人说没衣服穿，所有的衣服都挂在走廊上，永远干不了，而走廊的墙壁上也是成串的水珠。大家只好都穿潮衣服上工，在身上一点一点焐干，又一点一点汗透。毛妹说她的手都能挤出水来了。她碰巧这两天来了“老朋友”，舍不得用卫生巾，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汗衫，洗洗晾晾就那么垫在下面。大家都说要坐下病的，她不信。现在台风终于来了，可以松口气了。憋了很久才突然透出这么一口气。

台风就像是一个暗示，一道命令，不知道是哪个喊了一声，“不干了！”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，在这之前谁也不曾商量过，现在有人说不干了大家就都不想干了。这很奇怪，就像是等了很多天刮风下雨，一直不来，但说来也就来了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

“不干了”的意思就是罢工了，就是跟老板、管工叫板了，造反了。从前听到这个话新鲜得很，是别个公司里发生过的，怎么斗怎么闹最后输得又是怎么惨，讲故事一样。现在轮到自己不干了，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也不觉得什么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有个人把一个大扳手高高地抛起来，掉在传送带壳子上咚地一响，还引来一阵哄堂大笑。就是这么简单。

管工急得直蹦，问是哪个喊的不干了，哪个不干就炒掉哪个，但没人理他。管工只好去抓拉长，拉长们自己去做也做不过来，一条拉停了，六十几条拉全部都停。只有传送带还嗤嗤地

走,线路板越积越多,像一条漂满树叶的小河,最后终于卡死在那里。有两个男的还想去砸打卡机,那个打卡机每天都会把时间记错。不知哪个说,砸它有个屁用,都是故意错的,这才不砸了。大家都跑到窗子跟前去看台风。

台风的身子到这时才真正露出来,咆哮着翻滚着,把天和地搅成一团,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海浪,从楼顶直接倒下来。马路上所有的车都趴着不敢动,看不见一个人,只有废纸箱和垃圾桶在天上飞。公司对面的一个巨大广告牌,眼睁睁地就散了,飞了,一点声息都没有。有的楼房窗户没有关好,整扇窗子就被拽下来,到处能听见玻璃的碎裂声,紧跟着是电闪雷鸣。就像是有一个巨大的疯子一步一步逼过来,手上拎着一根大鞭子,稍不如意就给你一鞭子,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嘿嘿地狞笑。

这情形,看得人热血沸腾,好开心,好过瘾。

其实早几天,就有一个消息在传,说是下一批工人又要来了,有二百多,是广西来的。消息是湖南佬打听来的,他们是上一批的,比柳叶叶他们早三个月,眼看试用期就要满了。也就是说,公司要把湖南佬炒掉二百多才能腾出工位。湖南佬来得早,已经亲眼看到过前面几批人是怎么走的。他们不想走。好容易熬到试用期快满了,凭什么要他们走?

这样的流水线工人,新手一两天就能上岗,公司有六十几条拉,两千多人换上二百个新手根本影响不了什么。试用期只发二百块生活费,正式工七百元工资,这笔账傻子都能算过来。十个人的工作量只安排七个工位,做不了就加班,公司只要付一点加班费就可以永远用新工人。新工人如果当不上拉长,就被炒,公司永远只付生活费。

另一条消息是,公司又接到一个大单,要做两个月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消息,这从每天的加班时间就能知道。以前加班加到八点,现在要加到十点。加一次班能多得五元钱。有人骂,说

老子一天当两天活，才多吃两包方便面，真不划算。不过也有人喜欢，因为加班给的是现钱。比方毛妹，她就能把五元钱省下来。她说，出来就是苦的，怕苦就不要出来，人家有活给你做，应该高兴才对。但柳叶叶就是高兴不起来，她两条腿都做肿了。她还算好的，毛妹脚背上一摞一个坑。

听他们说，以前每有一批工人被炒，总是有人哭有人闹，但闹也闹不出名堂，因为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试用期六个月，试用期满不合格的就是要炒。这是公司的规定，你自己能力不够你怪哪个？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离开，不愿意走的顶多在公司大门外赖两天。大门有保安守着，你想进进不来，想说理又没有人听，最后还是一个走。

这一次就不同了。湖南佬很抱团，他们得到的消息早，抓的机会也好，就在新人要来不来的时候，就在公司刚刚接到大单的时候。还有，就是这场台风帮忙助威的时候。

柳叶叶坐在二楼的落地窗前，那个人事部姓马的经理，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刚刚撑开一把花伞，转眼就像蒲公英一样翻转飘散，变成了一把枯枝。姓马的疯子一样冲进门庭，开头还想找地方搁伞，转了几圈之后才醒过神来，才把那把铁丝扔了出去。从写字楼到厂房不过二三十米，就已经把姓马的变成一只汤锅里爬起来的鸡。她还看见姓马的冲着保安大喊大叫，那个讨好他的保安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只能把笑脸硬硬地夹住，退回去重新拴上大门。他不放人出去，其实也没有人想出去。马经理冲进工房，嘴巴里不干不净地学广东话骂人，丢！丢！

这一切，全都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

马经理和几个管工商量一下以后宣布说，好好好，刚才是谁叫的我们也不追究了，就算是大家刚到南方来没见过台风，受了惊吓，公司买单了。但是下不为例，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要赔偿损失了。你们知道停机一分钟公司要损失多少钱吗？吓

死你！

没人说话，也没人动。

还是没人说话，没人动。

马经理就去骂拉长，要他们把自己的人找回去，同时还点名叫了几个人。人群这才动起来，但也只是柳叶叶这批新来的最听话。毛妹还去招呼了几个人，可他们人少，坐在工位上孤单得很。就是坐下了身子不动也还是没用。就是身子动了，六十几条拉也还动不起来。空气变得焦躁，好像随时都要爆炸。柳叶叶觉得刚刚凉爽的身体又透不过气来了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
马经理这才着急了，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，想这些有什么用？公司是有规定的，跟你们大家都签过合同的，签字画押，不是假的吧？人才流动，末位淘汰，这是政府定的章程。有意见你们跟政府去提。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打工一族。表现不好也要被辞退的，当然表现好了可以继续干嘛。公司欢迎大家留下来，大家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，谁跟钱有仇？你？你？你们不要叫我难做好不好？

有人在后面忽然嘀咕一声，放屁。这下就像真的放了一个响屁一样，工房里一下笑翻了天，大家前仰后合笑到肚子疼。

马经理火了，跳着脚叫保安，让他喊队长来，把全队都集合来。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渺小，而且很快就淹没在大家的起哄里。人们叫着嚷着一起往外冲，马经理立刻被挤到墙脚，想找都找不着了。混乱中，有几条拉的日光灯管被敲碎了，还有那个会错时间的打卡机，也不知是谁，把一块线路板塞进机孔，吐出来整整一团乱麻。

这老天爷也怪气，刚才还昏天黑地雷霆震怒呢，转眼就艳阳高照了，只有污水在马路上潺潺地流，证明刚才确实刮过台风下过雨。大家跑啊跳啊欢呼啊，快活得很，好像自己给自己放假

了,谁都管不着了。其实人人心里也都清楚,大雨还在后头,该来的还是要来,哪个都挡不住。尽管哪个也不晓得后头有什么,反正横竖一条蛇皮袋闯天下,打工仔一个。有个湖南佬牛皮烘烘说,大不了老子炒他鱿鱼,怕什么怕?

可柳叶叶心里还是有点虚。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早收工,不是主管宣布收工的,是自己宣布的。平常天天盼着能歇一天,能到街上去逛一逛,可是真的歇下来了,又觉得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她在人群中张望,想找个熟人,她心里慌得很,空得很,想找个人拉拉话,可忽然间又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生面孔,谁也不认识谁。而且,别人好像也在张望,也在找人,她们就这样拥挤着往前走。

忽然,人群又跑起来了,风又来了,噼噼啪啪的雨点又砸下来了,于是她也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。

2

这股生成于印度洋的热带气旋,取了个奇怪的名字,叫塔娜,据说是一个专司小坏的漂亮女神。该女神在印尼群岛还很苗条瘦弱,几乎没有什么破坏力。可是越过海南岛到了珠江口一带就突然强壮起来,中心风速达到了十五级。等到香港电视里出现红色风球的时候,深圳人还有点生怕它拐弯不来造访的意思。深圳人被低气压压迫了太久,压得透不出气来,太希望来一个“自由女神”解放一下,哪怕恶作剧也很好玩。深圳人太缺好玩的东西了。另外,深圳缺水呀,大大小小的水库都见底了干涸了龟裂了。几年前还有清水环绕的小镇,如今全都站满了钢筋水泥,它们都要喝水。河道里搭起了一排排铁皮房,洗头妹就

站在河底拉客，来呀，来玩，来洗头。可是水呢？水早就断了源头，没了来由，都钻到塑料管子里去了。所以塔娜要登陆了，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一个盛世的节目，大家都要高举双手欢迎，谁也不去深想，这位女神的笑容还含有几分恶毒。结果特意去海边迎接塔娜的人转眼就消失了几个，删除了几个，归零了几个。在市区，首先是一些脚手架挪了位，像圈羊的栅栏改换牧场一样。然后是广告牌五马分尸，那些高贵的香唇和肉身，只能无力地垂挂在路灯架上招摇，那些诱人的丰乳和肥臀，全都躺在人行道上任人践踏。深圳河暴涨，把积攒多时的垃圾一股脑推向香港，腐臭涌上马路，扑向洼地的楼房。在最繁华的罗湖，一帮烂仔早就把大方桌翻过来等在路边，等在涵洞两侧，为急于回家的女士提供舟船服务。他们吆喝着，跳楼价啊，平到死啊，十门(块)一位啊……

这些也就罢了，可刮台风居然刮出一场罢工出来，你想得出吧？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牌牌不大，挂在墙上也不起眼，可在幸福村却也算是一家主力外资企业，它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凡响。所以文念祖一听说宝岛电子出事了，连夜就往回赶。傻瓜都想得出，幸福村有上百家企业，一旦打工仔们互相通气，连锁反应起来，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，只要不出事情，你闷声发财好了，有钱大把赚好了，什么都好说，这话是市领导亲口对他讲的。但出了事情呢，领导没有讲。他明白，那就什么都不好说了。至于什么叫事情，什么不叫事情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另外这次事情来得有点邪，他总觉得不合常规。要在以前，他也不会在意，一两个工厂罢工，太家常便饭了。但这次确实有点邪，好像真是电视里讲的，是这个塔娜在捣鬼？罢工的规律其实跟种庄稼差不多，春耕秋收，是有节气讲究的。一般是春季招工，夏季跳槽，到了秋冬，过年关了才会出点乱子。这才七月份，

刚过端午，搞乜鬼呀搞？

所以下面一反映上来，他就脱口问，乜意思啊？答说，不清楚。要在从前，文念祖早就把丢你老母丢出去了，养这些马仔有什么用啊？可如今他也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，是幸福村几十万人口的父母官，是幸福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他就不好随便丢了。

不许骂人确实很麻烦，可是大家都说很必要，那就只好忍着。有个香港命相大师给他看过，说他有一张俊朗的国字脸，主富贵的，但忌怒。发怒的时候国字容易扭曲，两条卧蚕眉会纠缠在一起，两个鼻孔难免仰天长啸，一张阔嘴更容易直贯耳底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，脸上山河犹在，国运却破败了。所以保持适度微笑，就是保证命长运久。戒怒成了他人生的第一等重要的大事。其实他还有什么大事？他所有的大事都在四十岁以前完成了，现在的大事就是少发火。经常告诫自己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把眉头很深刻地收拢上去，轻轻哼一声，搞——错！

客家人大都性情温和，不像北佬那样脾气暴躁气焰嚣张。客家人既然是客，就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，事事要谨慎克制。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正冠，低头不失礼高声惹祸灾，遇事让三分和气能生财这些道理，做一个客家人从小就要懂得。姓文的自然要更加文静一些，遇见不平事，喊一声有没有搞——错，已经是最高抗议了，天大的火气被拖着长音的一声喊也就出得差不多了。事实上文念祖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忍耐也就是特别能战斗，这是他屡战屡胜的法宝。车子到家，走进办公室，身上雨水还没擦干，他已经口述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是通知幸福村所有的工厂全部加班。没有事也要加班，没班加就组织工人会餐，没有钱村里给，反正要给老子把人留住。哪个公司要把人放出来，就给老子滚蛋，不要讲我这个人太好讲话。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嘛，要几钱，话我知。

第二件是叫赵先生立刻跟他那个学生联系，问清楚有也办法能让劳动局不插手。只要劳动局不插手，就不会闹到外头去。

还有那些记者，怎么做你们都知道的啦。要几钱，话我知。

第三件是，宝岛电子的陈太现在在哪里？不管她在哪，在纽约在东京都给我找出来，要她跟我通话。

布置完这些，他就进去冲凉。最近刚进了一套意大利的桑拿房，那种桑拿带按摩的东西据说还是很有效的。他没有什么毛病，只是肚腩不够争气，在最紧要的场合每每受到嘲弄，不爽。听说蒸一蒸按一按，对某个部位经常刺激一下，可以增强战斗力。他在日渐松弛的肚腩上摩挲，忽然就有了一丝恐慌，体会到生命的无可奈何。生命这个东西，没有办法，你斗不赢它，你不惜命，命就不惜你。客家人能在这一带生存繁衍，靠的是乜呀？就是惜命二字。

此地人信命，相信生死祸福富贵贫穷自有定数，对世事变迁看得很淡，都是这样的啦，没所谓啦，不太认真。家家都供着神龛，供着观音妈祖福祿寿三星和财神，有的还挂着基督耶稣的照片，有两个活钱就不忘买香。至于这些神佛都司管什么不去管他，只是一律拜过去，多磕头少惹祸总是没错啦，别人拜他总有道理的啦，也不太认真。他们真正认真的是性命。据说文氏宗祠的照壁上从前都有两个大字——惜命，这是先人留下的遗训。惜命的意思很难讲，有点玄虚，也许是怕引起外人误解，后来才逐渐湮没。但它一直留在子孙的口碑上，人人都心领神会。惜命不是怕死，人总归要死的，死比活容易。惜命是先人对生存繁衍的一种看法。比方四时节气要有不同肉食配以各种药材进补，一个客家女煲不出几十种老火汤是进不了婆家门的，叫不知惜命。比方一个男人养不出儿子或女人不会生养也叫不惜命，因为命和性是连在一起的。但一个男人与太多女人保持关系也叫不惜命，因为命是有限的，用一点就少一点。惜命不惜命绝对

不是个人小事，海边人丁稀少生存艰难，性和命都是家族大事。他们懂得没有性的命根本就不叫命。此地女人古来就有自梳和自靠的习俗，姑娘大了不愿嫁人可以自梳，搬出娘家自己单过；媳妇在丈夫之外另外靠一个，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海岛渔家多苦难多变数，早晨送丈夫出门晚上就成了寡妇的事常有，女人们不能不多想几条路。女人靠男人也靠，也没什么好责备的，能活下来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。所以此地人把性事看得很穿，一眼就洞穿了人生本相。是梳还是靠全凭女人一句话：中意不中意。所谓人性化管理是现代人编出来的，真正的人性化管理是大自然。

客家人从中原来，初时大都有一些骄傲的来历，不太接受这种风气。可是岁月磨人，入乡久了，难免随俗，只要他们不把靠来的女人带回家就行。靠来的女人总归是靠的，进不得祠堂的，不管你有没有元配。从前文姓是这一带的大姓，担着维护风化的道义。文氏家族能在这片汪洋野岛生息繁衍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。既然老文家已经默认客家人可以靠了，就是天大的让步了，万万不可以得寸进尺玷污祖宗的。总之惜命比天还大，绝对不是私人小事。这样一想，又觉得自己在祖宗面前终归有些理亏。

电话铃是一种格格格格的啄木鸟声，响了一气，他才去接。这也是一种贵人相，听说大干部从来都这样的，不亲自接电话，电话响着跟没有一样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但不知他们在洗手间里会怎么样？赤身裸体的情况下没人帮忙也不接吗？这样一比，就比出自己的不足来，富他是足够富，贵还差得很远。

不是宝岛电子的陈太。陈太说文总啊你在做也呀？搵你也搵不到，想你也想不到，你总归要留一点点时间给我，我不要你许多，你的靓妹厉害我是晓得的。

他一下就笑到岔气，他说你这个人，你这张嘴！

陈太的名字叫陈徐钰仪，叫起来好麻烦，反正她老公姓陈，他就叫她陈太，后来也就叫开了。其实她不老，是个标准的靓女，无可挑剔。本来只要他愿意，他们也可以玩一玩的。但他犯不上在家门口风流，何况人家是个投资者，一个外商。只是因了这一层，这一步就跨不出去，对她多关照一些也就在里头了。他说，你那个破公司出毛病了，你知不知啊？你还一天到晚在外面疯，一下纽约一下东京，哪个天天来给你擦屁股啊？

陈太嗤嗤地说，我要你擦，就要你擦。你以为我想在外面疯吗？我现在看到飞机屁股都疼了，我接连五天都在吃飞机餐，你知不知啊？你以为啊？文念祖说，好好好，回来我请你吃龙虾总可以吧？现在你要把我给我摆摆平。

我要澳洲的。

好，就澳洲的。你究竟打算怎么样嘛？

陈太说，放心啦，罢工不就是谈条件吗？谈就是了，我又不是谈不拢的人。实在谈不拢，只好麻烦你请警察了。不过你们的政策多变，确实让人吃不消。

念祖大声说，哪个讲政策变了？保护投资环境从来就没有变。只是现在强调稳定，不希望搞出事情来。

陈太说，怎么没有变？前年庆丰公司罢工，老黄哼都没哼一声，警察直接就把人带走了。

文念祖噎了一下，说前年是前年，情况不一样嘛。你也不希望把事情做大，做大对你有好处吗？

陈太这才说，放心啦，我分分钟就过罗湖了。不过罗湖那边淹水哦，我雇人抱我过去你不要吃醋哦。

他也笑了说，他要敢乱摸，看我把他手剁下来。

等他穿好衣服，赵先生已经在办公室外间等着了。

赵先生是他请的一个大学教授，给他做顾问的，也叫助理。

叫什么无所谓,反正素质高就是了,带出去有档次。如今场面上的胃口变了,带一两个美女还不够威水,显不出身价来,谈点什么话题还要有咬文嚼字的人站在旁边才行。

赵先生说,他已经和小何联系了,小何的意思是,只要不闹大,就没事情,区劳动局那边他负责搞掂就是了。

他点点头说,我现在顶怕监察大队的那帮人,又是摩托车,又是警笛,威得不得了,真有事他们逃跑比哪个都快。想想他又警惕起来,问,什么叫闹大啊?几大才叫个大?

赵先生说,从政策法规的角度说,现在《劳动法》的立法意图是很明显的,就是规定用人单位同打工者之间只存在单一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,是个劳动力的买卖关系。所有的法规条例都是以这个为准则的。

他的两条卧蚕眉又开始打架了,说,那又怎么样呢?以前不是这样的吗?

赵先生说,奥妙就在这里。从前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主体地位没有了,工人只是一个劳动力,他和用人单位是个愿买愿卖的关系,是个用和被用的关系。他不愿意可以走人,但不可以胡来,因为《劳动法》就是管理劳动的法,不是保护劳动的法。

念祖越听越糊涂,说,我是问你什么叫闹大?几大才叫大?

赵先生说不好意思,其实我已经回答你了。从根本上说他们闹就是大,不闹就是不大。小何说的闹大,是指上街了,堵车了,破坏生产资料了,这就有《劳动法》管着他们,《治安条例》管着他们。他的意思是,即使劳动局插手,也不会怎么样。无非是吃一点喝一点,还能怎么样?

他这才点了点头,松了口气。跟这个赵先生讲话确实很累,但有的时候,他也能把事情说的知根知底,看到很远。这就像下棋,走一步要想三步,三步都想清楚了,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其实他有句话跟谁也没有说,跟陈太说没有用,跟赵先生说还早了

点。这个话就是：区里要推荐他做省党代表了，进了那个圈子，他就又进步了，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事情，任何事情都不要出，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想看见。

他想，富是很容易办到的，贵却是要讲运气的。富豪他天天都能看见，可他们照样点头哈腰，跟狗一样。香港富豪阔佬他见的还少吗？他不想做那样的人。

3

柳叶叶认为，大家都恨着这个马经理是有道理的。她对毛妹说，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都恨他。毛妹说，还有一个不恨，就是想生吃了他。然后两个人都快活地笑了。

其实马经理是个坏种，这在女工中早就不是秘密了。大家看见姓马的就像老鼠见到猫。他在工房里一出现，个个都低下头，生怕被他注意到。可这个姓马的偏偏就喜欢挨着女工站，这时候十有八九要出错了，出错还不是自己倒霉？

其实不是怕他炒鱿鱼。来到深圳，大家都明白过来了，想找工遍地都好找，就是被炒了鱿鱼换一家老板就是了。从前人傻，真傻，傻得要死。恨姓马的，是因为这个人太恶，也是因为自己太傻。柳叶叶觉得，就是再过一百年，她也不会忘记那件事，那个求人家“开处”的阴冷的夜晚。

毛妹也说，他能在贵州这么干，肯定在湖南也这么干，肯定在广西也这么干，这个人！

叶叶说，不是人，是鬼！

山里人闭塞，不晓得外面的世界。从前也有听说进城打工的事，也晓得娃儿迟早是个走的道理。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土

坷垃里寻不到出路，这个都懂。也听说过别个乡年轻人进城就发达的传说，男的当老板了，女的嫁大款了，寄钱回来做屋了，都有。当然也有受伤的病死的，女娃儿当娘子的，但那个毕竟是少数。好在那些故事都是人传人，哪个亲眼见过？当不得真。所以有消息传来说，县上要组织二百人下深圳打工，村里头都轰起来了，都说是政府组织的，不比那些跑单帮的。当然最起劲的就是她们五个女娃儿。一个女娃儿，高中念完也就意味着青春过完，接下来她的全部任务就是等着嫁人。把自己嫁出去，然后就生娃儿操持家务。拿到毕业证，就等打结婚证，像所有山里的女人一样。走出学校门，心思就化成了水，一路漏下去，越漏越空。从前念的那些书，也都一页一页飞出去，到家只剩一个空壳壳。柳叶叶觉得这样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，三十岁做什么，五十岁做什么，八十岁又在做什么，全都晓得，一眼就把一辈子都看穿了。她真是不想这样。桃花她们几个，也都差不多，只是她们不愿意说，越说越没意思。

但很快，村长老爹就回来说，没得指标。老爹说，没得指标我有啥子办法？乡长都没办法我有啥子办法？

那别个乡怎么弄到指标的？他们能请客送礼我们就不能？还是老爹你不帮忙！老爹说，我腿都跑劈了舌头都磨短了，还讲我不帮忙。

叶叶问，我们几个打伙拚，凑一份大礼，现在送晚不晚？

老爹就冷笑，说你们有几多钱能凑一份大礼？你们有那么多钱还想往外头跑做啥子？再一说，现在外头人眼光都变了，吃的喝的玩的你想都想不出来，你送啥子礼才能搞得动他？省省吧。

叶叶说，我就不相信。

老爹说，讲了你们也不信，为这个事乡长都跑了好几趟。乡长也希望多输出几个劳动力，拉动经济嘛。别个乡有他没有，不